

戰國策

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知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擣杙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以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說教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城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

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達也者之  
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以  
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  
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  
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波滅殆於不存然於  
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有其  
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  
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觀  
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  
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

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二  
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  
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據四周上始  
也不得後於

周定為  
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稟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  
周策嚴氏之賊陽堅與焉為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初  
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糾謬  
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田曰嚴遂陽堅事有  
差互說見周韓策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  
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  
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略繆妄乃序以章條  
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  
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  
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  
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蓋奪得其  
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衆之長書不  
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矣  
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

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  
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錄存  
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則為  
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  
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  
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則  
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  
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史注不  
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失失其  
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  
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  
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  
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謂此  
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詭  
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怨非  
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他  
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  
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  
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  
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  
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

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此則  
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汝  
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亦有所  
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也  
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以  
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  
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  
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  
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矣鮑  
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理而  
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

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者  
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  
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諳聞謹以  
後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三年歲  
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然其  
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也  
氏譏之曰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  
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

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  
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傳外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  
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闕併吞相詐相傾  
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  
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  
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憤  
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  
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  
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  
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中之

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  
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  
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  
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  
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國則  
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善  
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未  
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猶則氣必  
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  
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  
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國

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孤秦漢  
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  
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  
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  
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  
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  
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  
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  
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等乎

###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  
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  
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臣末學後君歸丁  
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其而情  
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命憲伯希  
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有取  
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會憲公取  
於其家且刻於學宮君宜序之幸母辭祖仁編惟古  
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  
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

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  
不以計爲上而後之爲計者莫能上也  
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  
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  
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  
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虀薑妻子雖其計不可行  
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  
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  
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曹曹公校後蒼鮑彪病高注  
踈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

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數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汝儀陳祖仁序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二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卅一 宋衛第卅二 中山第卅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凡二十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為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為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為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為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剪與東周惡章

嚴氏為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凡十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謂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凡十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以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莘之為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凡十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呼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凡十章

薛公為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畢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為六國說秦王章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章

謂秦曰臣竊惑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許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為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成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豹辨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為齊相章

田忌為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齊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脩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蘇秦為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凡八章

韓齊為與國章

張儀事秦忠事章

犀首以梁為齊戰章

昭陽為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凡十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譙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凡十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為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外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十一章

齊楚構難章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荆宣王問羣臣章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章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章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章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口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章凡十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去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凡七章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國梁燕趙救章

腹擊為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為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章武靈王平書章

王立周紹為傳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凡二十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机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陶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城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魁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凡十章

為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以罷於成卒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釜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高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剪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凡二十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為魏將章

西門豹為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章

魏公叔痤為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

張儀患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為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凡十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為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惠施為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章凡十

秦約趙而伐魏章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亭卯章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齊欲伐魏魏使人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魏將與秦攻韓宋已齊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章凡二十七

獻書秦王曰章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芮宋欲絕秦趙章

為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凡四章二十

三晉已破知氏章 成牛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儆章

觀鞅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凡二十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為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救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來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為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必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為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凡二十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今地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修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章舊三章為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無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為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凡十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章 奉陽君季允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為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舊三章相連說以從二章為一姚本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凡十

秦召燕王章 蘇伐為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宋謹章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章

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章凡五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為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四章凡十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為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章凡十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  
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者于篇首應幾付按  
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校正凡例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殺亂欲從舊本則不見版  
正之意已著目錄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  
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  
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  
曰著之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  
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  
者以一本著之

一大事記與鮑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背者  
則見之不悉引

一地名等類大事記多取史記索隱正義說  
止稱各書或欲著大事記說則稱大事記  
見者不復出云見前九其策

一此書字多通借不  
說後止注其字其可兼通者不注凡音切  
難曉與易混者釋之或附章末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東陽吳師道重校  
縉雲鮑彪校注

西周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華縣八

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

王城洛陽周武王所營下都朝之周敬王徙都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故地也東周者東都也

之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也東周者東都也

以後所謂西周者豐鄠也東周者東都也

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

也何以南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  
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  
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  
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  
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  
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興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

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  
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周  
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報王時東周  
分治非也報王持徒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  
正以文大按高誘注西周恒公名揭居河南東  
成周今洛陽也本云西周恒公名揭居河南東  
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  
邵子經世書紀報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  
而為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  
此開卷第一之正統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  
周為美亦失考近時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  
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城者何西周也成周何  
左傳以十月既城之後而孫華老胡康侯皆以  
王定近在既城之後而孫華老胡康侯皆以  
周即之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故大書  
也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東周西  
記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乎  
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周  
周他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  
西周稱決不當係之周雖分王實在上蒙以東  
係以安王報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相  
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  
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  
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  
見蘇秦與師求章鮑止以嚴氏為城一併  
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  
陽堅此作堅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  
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攝政殺俠累事  
說見上而陽堅與焉鴻烈人問訓注堅道周  
及韓策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

**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也

謂四馬所車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  
此東周君也策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以  
文明曰小國

留之之情告之謂周君曰正語之正猶直也寡人孤寡不親謂周君曰正語之一本客寡人王侯之稱

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小國不足字亦亦疑在以容賊君之

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末分也

而周君實為天子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

以王都為尊則舊示天下乎亦疑在以容賊君之

赧王周紀慎觀王卒丁未立徙都西周

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

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

明事實難附鮑所附報王諸章據史亦有

論者然無考者悉強附焉係王非不復深

王赧卒宋忠曰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

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

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

衍周君工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

武公則武公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太子死

注周紀之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莫反正曰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子曰何不封

公子欲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成也

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微者可定其生地不可

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

臣高注亦多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因

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為封之資公若欲為太子

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

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

庸夫空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類猶似

若汝也言楚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類之言健士

王之意然居中國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共

語者周則不居中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而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上

謂齊王凡言謂齊王曰周最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朝

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禮云云禮之相在禮王

二十九年此則正當齊閔之世周紀報王四十八

年有周聚以收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齊凡四

十年不可定為閔王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

為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曰王何不以地

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

齊周最曰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

明爾無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悼人以將進周最

於周進猶左尚人謂司馬悼曰周不聽是公公之智

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立

令人微告悍悍補曰一本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楚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則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

不肯立告齊正曰閔王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

說見前章此並無據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

鐵也函蓋其姓補曰刻川姚為齊太公田和也始

齊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理之也

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也

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將死

而屬其子屬屬同集曰必無告人獨知白如共

為太子周雖立以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也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備曰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而讓之於最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

為多巧詐巧猶最為多詐言不肯而君何不實信也

哉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

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四曰使

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秦令携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王怒王讓周以

其重秦客謂游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昔智伯

智襄子欲伐由夷國屬臨淮漢志山作猶又

高注狄國枯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

史擄里傳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

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公音求字又作在仇

大鐘載以廣車道也因隨入以兵女申卒上怒備

故也受其鐘不桓公伐蔡也信二年蔡姬歸之未歸也

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號言伐楚號言伐楚

其實龍秦說陸氏纂例掩其不備曰今秦亦

之國也喻其兼有吞周之意使携里疾以車百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以二國為惑

一國為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強弩在後名曰衛以

列為而實囚之補曰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一日之亡國恐秦之而憂天王為楚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報王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為君得高都上黨曰水經云伊水逕州

有邠郵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洛周君大悅曰

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從之蘇代遂往見韓

國公仲元作中下中正曰古仲字省

亦有諸國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

有不謂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也倉粟

所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困其飢攻之不

月必拔之得城曰拔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

病也病猶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

與元作及及正曰史作與及義粟於周此

猶以飢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

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

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

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

入猶歸

所執焚之者不通周官通不其使是公以

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

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微甲

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

為東周謂曰正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以齊為韓魏攻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

魏攻楚此十二年也曰此據史按通鑑大申而

秦此十七年也曰此據史按通鑑大申而

乞食於西周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者皆自

其國來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

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為強韓魏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一本而取今又攻

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

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

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邑也

陰合為秦陰猶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

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

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

情欲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此補下有不字

秦以張韓魏張去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也秦

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訪楚王君令

敝邑以此患秦秦得無攻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



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之盟

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

國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三晉

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薛公曰善因令韓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補曰大事記穎濱蘇氏云秦昭王敗楚

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

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雖秦未有

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

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

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

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三

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觀王三年常知

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

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

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

則和而不利於楚宋聚陽人聚之類以利一作到秦若為秦魏王

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

矣費韓魏易地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

焉漢志武王近九鼎于邲邲邲且魏有陶陽邲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

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魏王昭以上黨之

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而周君友

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而

樂之也秦母恢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温囿不下此

而温屬河內言其而又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及見魏

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然且誰怨乎

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

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地陳而王

無之扞也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恐

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

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

於此也魏王曰然則柰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

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囿國事秦而好小利

乃得游觀助則無國患今王許戍三萬人為周扞秦

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按而私

利補曰姚云錢本作私温囿以為樂得成公也

不台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戍八十金其以上

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計

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四十金周計

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況論注致温囿於周君

而許之成

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圍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國非君子所以

事其君者也

為樂之為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

相周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

皆美惡之惡

惡據此則皆

主君之臣

主君稱又秦重

相者欲得且惡臣於秦

此人欲代是相周所以必惡

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

免已之相君因相

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

此下或人故使

相往行而免是

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

事

補曰恐當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

矣

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

祁者

補曰此注大事記取皆白起

攻用兵

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

梁魏都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

有養由基者

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

發百中

發發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

射也矣

其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

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

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

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

此時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物今從史

宜息有鉤姚本作鉤拘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減盡猶今公

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

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

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

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

伍元作吾吾補曰吾字得楚將也高將為楚王

屬然於周猶結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

正周太子也將軍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

伍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

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周君所以事伍

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王必求

之楚王而伍吾得無効也效猶致也得寶未王必罪

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

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

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道屬之於河

韓魏必惡之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屬之於河

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

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君雖不欲與也

之

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

意不欲往

或為周君謂魏王

安始

周紀作

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韓王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

出兵於河南

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

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

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

最時

不如譽秦王之孝也

以原為太后養地

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

秦也其意交善周秦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

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

昭

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

聲猶名也周天子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無傷失

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

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

必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官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

宛屬南陽

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仇而

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

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

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

於齊魯鄭縣故郟也郟曹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特

也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

即恃楚不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

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不如使周最

曰姚本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正作最

###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班乘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周威公威公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周武公赧王則蓋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也

也而徐注以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

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

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

皆為惠公時事邪亦難明矣凡策所書皆

忠說誤已見前索隱謂謚法無報報然則其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秦則與也王報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華為東周惠公實同蓋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於此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齊謂齊王

閱臣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從周顯王三十二年齊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齊王也

曰夫秦之於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

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願大王圖之齊王大

若歸之大國齊謂齊國夫存危國則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

學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

萬人使陳臣思即後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

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齊之齊願率至齊齊王曰周賴大國

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而救之齊齊王曰寡

人將寄徑於梁梁言假途也願率曰不可夫梁之君

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也其日

少元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

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南齊

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日

其日



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

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器

醜醬醜耳一昆吾國器說瓶也可懷挾携擊以

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其漸然止

於齊者集韻濼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重九

萬人輓之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也器械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

稱此姚本已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稱此者彼此均等也

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也今天王縱有其人

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

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

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也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之十年

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周

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

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材士之有眾

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

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人仕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之十年

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周

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

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材士之有眾

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

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人仕

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通羈旅也集韻羈旅寓也攻宜陽而

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秦

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楚時蓋援宜

陽之云補曰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惟而

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

謂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

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

句作拔勸之進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

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

則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

陽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

韓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公進兵秦恐公

謂先戰固已預知之矣

也乘謂因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

亦必盡其實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秦屬句陰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

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為寡為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東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與

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明

人兩見楚策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

人齊明豈不可為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

也辨士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實令之為

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

持二端

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

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四

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

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

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

也

言有恩於楚韓

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

種為謂

西周不下水

稻宜然則

河東周患之蘇子

非代

謂東周君曰

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

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

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

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

可令一仰西周

有望於上則仰

而受命

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此不可行也

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

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

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

屬穎川

周君將令相國往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

也主君令陳封之楚

公之魏楚韓之遇也

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

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

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於秦史厲韓史疑即厲曰厲正厲謂周君曰君何

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曰秦敢絕塞絕橫波也為坦地

遮止鄰而伐韓者信宋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

使發使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國之國也周使不

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

兩與周地將以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

辭而令周弗受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有國之士設心正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

二怨也下章次之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糴秦韓糧食米也時秦以韓

楚攻雍氏十五年也周糴秦韓糧食米也時秦以韓

傳糧也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

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宋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

之故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秦元竹秦曰君不如令王子謂蘇

君也此時與聽取以地合於魏趙

故必怒怒蘇子怒最合於齊其地合是君

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

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因最之事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

最也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將以觀秦之舉趙

宋絕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

敗也報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三國不將

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

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三國也則實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其非宋人

賣趙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魏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周最兼相使韓魏視之不可

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則秦趙必相賣以合

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

利正曰難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精以

趙不敢戰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先合於齊

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

王無人焉無主其事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齊

合與收齊與即謂齊料而以兵急之

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

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

魏讐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而以

謂周最曰魏王哀曰以國與先生以德齒時無之也

子注學士年長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薛公知故

主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立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田文相謂

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借之

故勸秦伐齊故主土忍缺一字蓋言文備肯齊以

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而公獨修虛信

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為茂行美也

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

群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不與伐齊與

不數之此所謂茂行臣據故主句也不與伐齊與

信為茂行句明群臣據故主句也不與伐齊與

如字也產以忿強秦猶生此節日也違秦不代秦故

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而有變萬一有臣請為救之

此則非無變王遂伐之秦伐且秦為齊奴也為去

虛信矣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也謂齊

事主如奴如累王之交於天下誤也交謂齊也

可此言非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

累也此累猶患正臣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無今

為王通天下若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齊則

通於天下矣蔽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齊則

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蔽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

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無齊累矣

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無則請魏之救

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

臣為齊怒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則秦無疑於秦王

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入齊則秦無疑於秦王

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秦王

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解餘如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斤為一鎰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

康云二十四兩注同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

趙岐云二十四兩注同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

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請之

曰諛謫也周之祭地為崇神禍也趙乃選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

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必則

以求援不可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

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則

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又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

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

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窮或曰為

者此指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

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那忌代相恐其以楚權

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後此故以王時宜

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楚懷王十一年

策五國代秦魏欲和注相王三年書

當慎觀王三年大事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

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十年自慎觀王三年至此為七年則翠之與赫何

不相及之有

二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留其行進有人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於見其隘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動

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也

言善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齊不可

之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

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輕重字自自然重者

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昌下同此昌依木文且當他亡西周以罪去之

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去之東周大喜

周大怒馮睢元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

華顛悟秦也此西人下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千

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昌他以為以問書

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也亟急

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則死而

白注少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曰

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

周立殺宮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西周甚憎東周

常元作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

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以惡元作西西周

之於王也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

賊已此翦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

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善則則必

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速和東周

周衰君無有特操翦之處死如此其能復同其



乎所守

周最謂呂禮

凡九年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

孟嘗傳蓋魏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

○注奔魏據秦紀按穰侯傳秦紀及穰侯傳按秦

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

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書於昭王

九年然解題亦序紀為說曰子何不以此齊

請令齊相子免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子以齊事秦

必無慮元作處正曰前後章有矣子因令周

最居魏以共之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

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王而逐之

相齊欲困蘇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秦

也而齊王逐之○宋文省而後弗史作部弗宋

謂策得之聽祝弗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

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注據史補一字

本欲取秦弗與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詰簡即

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詰簡即

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詰簡即

勝上文秦字有周字補曰史齊用齊者言

省尤可見秦字有周字補曰史齊用齊者言

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以秦

能左右之曰以猶使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

急北兵趨秦魏句是時秦怒齊齊趙交惡秦欲合

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難與齊戰下章齊合

則趙怒伐可見皆一時事也秦趙魏合為攻齊也

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與以攻齊也

如急此方之兵促趙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

魏策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  
趨趙而已趣即趣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  
理不異爾其計而齊每禮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  
後文從其計而齊每禮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  
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魯伐之  
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  
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收周最以為後行  
魏之後召秦兵之前乎收周最以為後行  
欲取秦合也今攻秦收周最以為後行  
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亦厚於  
齊今齊逐之故收周最義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  
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  
攻之信反也正曰齊用禮以又禁天下之舉齊前  
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又禁天下之舉齊前  
謂從齊禮用率史作變索隱云齊秦齊無秦天下  
合則弗禮用率史作變索隱云齊秦齊無秦天下  
果弗必走果弗必走果弗必走果弗必走果弗必走  
下之兵當從史作集齊無秦則天下集齊無秦則  
弗而相禮弗走齊王誰與為其國齊王誰與為其國  
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齊王誰與為其國

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  
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

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夫秦見上此

云急兵以示威秦則齊合則趙恐伐之秦代故名茲以

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甚實同

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處矣不處猶勝也

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故用祝弗即秦

之理也言天下必將歸秦正曰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後工師籍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

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

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

後書訓皆免士字士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

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說也謂周文君

必有訓譽也訓謗忠臣令誅在已譽在上宋

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

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非

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官中女元作七市女問

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婦曰歸夫家以掩蓋

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

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

而齒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

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

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

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故眾庶成強言師籍增積如山周

不免卒相倉也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綦母恢請之周不

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問曰客邪對曰云云韓非子之內

問其卷子作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

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無考而又知趙之難守

不敢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齊韓字

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以為

墟墟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

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實於

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也徐為之

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

